

好好玩系列 ⑩

揚帆吧！

雪梨

鄭鴻生 著

SYDNEY



好好玩系列 ⑩

揚帆吧！雪梨

鄭鴻生／著

好好玩系列10

揚帆吧！雪梨

1999年5月初版

定價：新臺幣200元

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Printed in Taiwan.

著者 鄭鴻生
發行人 劉國瑞

出版者 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臺北市忠孝東路四段555號
電話：23620308·27627429
發行所：台北縣汐止鎮大同路一段367號
發行電話：26418661
郵政劃撥帳戶第0100559-3號
郵撥電話：26418662
印刷者 雷射彩色印刷公司

責任編輯 林芳瑜
封面設計 邱士珍
特約編輯 何采嬪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0130號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倒裝請寄回發行所更換。

ISBN 957-08-1958-8 (平裝)

序

在電腦業工作了十五年之後，開始顯露疲態，恰巧有個機緣，讓我得以留職停薪，與妻子同行到雪梨遊學一年。這一年，雪梨的特質帶給我們極大的驚奇，其中不少東西已經超越美感範疇，而兼具知性的喜悅了。

我們在雪梨這一年可謂飽餐了這塊南方大陸的新鮮事物。除了親炙到雪梨人的友善之外，雪梨歌劇院生動活潑的澳洲歌劇、雪梨鳥人引領我們認識的澳洲荒野、以及雪梨大廚極有創意的澳洲菜肴，在在都令人流連忘返。我們也忘不了蔬果攤上新鮮的蘑菇、蒜頭與青菜，濃得化不開的原味豆漿，入口即化的王島乳酪，還有物美價廉的澳洲葡萄酒。

然而一年的時間實在太快太短，雪梨菜餚還沒嚐夠，澳洲的野鳥野花尚未看遍，而澳洲歌劇也不停地推陳出新。雪梨作為一個文明城市，雖然沒有紐約與巴黎那般星光燦爛，卻值得一來再來，因為這裡有太多精緻而實在的東西，既不裝腔作勢，也非高不可攀。

當西方的航海者發現澳洲時，將它稱為「南方的未知之地」。幾百年過去了，它對很多人而言依然還是個未知之地。這本書記錄著我們在雪梨一年的探索，分享給讀者，也希望對想去雪梨的自助旅行者有所幫助。

此書的完成要感謝妻子與友人的鼓勵，同時也謝謝澳洲旅遊局提供的精美照片。

卷頭語

未知南方大地的一個秘密

◎一位驕傲的雪梨人

就像兩三百年前的西方航海家來到澳洲時，稱它為「未知的南方大地」(Terra Australis Incognita)一樣，我與妻子也是在這種懵懂的情況下，來到雪梨住了一年。我們曾在美國住過十多年，原以為澳洲只是像美國那樣的西方國度，而雪梨也不過是另一個西方都會。

然而在飛往雪梨的前夕，我們巧遇一位雪梨來的大學教授。在招待他的晚餐上，他興奮地說：

「雪梨實在太美了，雪梨真是人間樂園。」接著他又壓低聲音很神秘地說：

「雪梨之美是個秘密，是個被保護得很好而未為世人所知的秘密。」

他睜大的眼睛與驕傲的神情，顯然在慶幸我們有幸能去揭開這個「被保護得很好」的秘密。他向我們介

紹起雪梨都會的各種美景尤物：雪梨的港灣與海灘，雪梨的美食與咖啡館，雪梨的歌劇與藝文活動，還有那聞出名號的澳洲葡萄酒。他滿懷驕傲，滔滔不絕，最後充滿期待地說：

「西元 2000 年的雪梨奧運會將使全世界的人見識到雪梨之美。」

然後他卻頹喪地接著說道：

「不過到時雪梨之美將被蜂擁而至的遊客破壞了！」

雪梨之美經由這位驕傲的雪梨人透露出來，不期然在我們搭機赴澳的前夕，為我們開啓了一扇驚奇之門。他對雪梨那麼濃郁的感情，讓我們對這個未知的南方大地開始了極大的憧憬。

◎南方大地的驚奇

我們心懷這個秘密，來到雪梨住了一年，不僅親炙到他引以為傲的雪梨之美，還更進一步邂逅這塊南方大地出乎意外的諸多驚奇。

雪梨給我們的驚奇主要來自五個方面：

-
- 雪梨是個友善而從容的城市：雪梨人的生活不急不徐，少有現代都市迫人的匆忙步調。雪梨人的友善不只表現在禮貌上，他們確實樂於助人，也關心外人對他們的意見，在英語系國家中甚為難得。
 - 雪梨也是個藝文的城市：雪梨之美當然首推突出於灣水之上的歌劇院，然而型體之美並沒掩蓋其豐富內涵，在裡頭整年都有活躍而多樣的藝文活動，尤以歌劇最為突出。以此為基地的澳洲歌劇團每年推出將近二十部兩百場歌劇，已是全球名列前茅的大劇團。對一個遠離西方中心位置的城市而言，這是個了不起的成就。
 - 雪梨還是個美食的城市：雪梨大廚融合了東西方菜餚的精華，兼容並蓄推出了極具創意又物美價廉的「現代澳洲菜」。就像逐漸能與法國匹敵的澳洲葡萄酒一樣，現代澳洲菜餚也正朝著法國及義大利的水準躍進，這在美食傳統上無足稱述的英語系國家中可謂異軍突起。
 - 然而雪梨最大的驚奇卻是來自文明與荒野的交融：雪梨是個籠罩在澳洲荒野中的城市，人文蒼

萃的都市文明與自然原始的澳洲荒野碰撞出不少火花。澳洲荒野與別的大陸極為不同，保留著濃厚的貢德瓦納古陸的生態傳承，獨特的動植物更是令人大開眼界。這種文明與荒野的交融難得在其他大都會找到，確是雪梨能夠提供給遊客的絕大驚奇，但也是最被忽略的。

- 最後我們又發現雪梨人十分善待他們的原住民：貢德瓦納古陸的生態傳承不僅表現在自然景觀與生態環境上，也經由澳洲原住民源遠流長的文化具現出來。他們有著超過六萬年的歷史，與超過六千年的信仰傳承，不僅提供了一個另類的生態觀點，也強烈地挑戰著現代國族認同的迷思。

◎東西方的邊緣位置

澳洲的版圖有 768 萬平方公里之大。然而就其地緣位置及國家歷史而言，澳洲人卻自覺是處於歐美文明的邊陸地帶，面對美國人、英國人，他們總有些小老弟的自卑。地理上與亞洲雖然很近，然而關係上卻又若即若離。

這種尷尬心理充分顯示在觀光小店裡賣的一種明信片上。這種明信片上面分別印著世界各洲大陸的地圖，然後再將澳洲大陸的輪廓，以同一比例不同顏色疊印上去。兩塊大陸這樣一疊，大小比較就很清楚。疊印著北美洲與澳洲的那一張，澳洲與美國本土在大小上幾乎不分軒輊。在與歐洲比較的那一張，澳洲也有西歐加中歐那般大。而在與日本疊印的那一張，它就大大地把日本比下去了。



◎澳洲 vs. 美國



◎澳洲 vs. 日本

拿具體數字來比較當然會更清楚，但是做成這麼形象化的圖片卻更令人印象深刻，也顯示出澳洲人的用心。這些明信片清楚地讓世人知道他們的幅員可以匹敵歐美，然而在涵蓋東亞的那一張，對比的重點卻在日本，也透露出與東亞其他國家之間的複雜心理。

處於邊緣位置的澳洲人與佔據主流地位的歐美人士，在自我意識與世界觀上的確有所不同。澳洲人不像美國人那樣有自信，一般美國人以為他們的生活方式是全世界的唯一標準，不太理會別人的看法，而澳洲人則比較會關心外人對澳洲的看法(韓森一小撮人除外)。我

們曾在雪梨一家餐館隨意與一位侍者談起澳洲觀感，他傾聽的神情遠超乎職業性服務態度的要求。

澳洲人也較無英國人老大帝國的包袱，他們樂於接受新的東西。因此當澳洲對亞洲的門戶一開放，吸收與創新就很快發生，不僅帶來澳洲藝文的蓬勃發展，也促成精美的現代澳洲菜的誕生。這個過程在雪梨最為顯著，因為比起歐洲風格的墨爾本，雪梨是個較為開放的城市。

◎關懷原住民有如落難弟兄

雪梨人的開放而不過於強烈的主體性，也表現在他們與原住民的關係中。世界上很多地方的原住民雖被尊重，但文化上卻幾乎被隔離了，而雪梨人卻敞開胸懷，努力使原住民文化成為他們的一個重要傳承。不僅這裡的美術館與博物館用了不小的空間來展示原住民的作品與歷史，原住民藝品在市面上也很被推崇。

當然藝術品並不能代表實質的人際關係，澳洲白人與原住民之間還存在著歷史性的緊張。然而不少雪梨人抱著開放的胸懷，試圖彌補他們祖先的錯誤。我們的住處靠近電車站，附近有一處原住民區。在熙來攘往的

車站旁經常有無事的原住民徘徊，偶而會向路人要點零用錢。我經常看到西裝筆挺的白人上班族停下腳步，認真地從褲袋掏出零錢來，他們既不規避也沒要打發的意思，真誠的態度就像對待落難的兄弟。

有一次在搭電車往市中心的途中，同一車廂進來一位原住民男孩，坐在最前面的位置，不時回過頭來向後面的乘客大聲招呼。我正不知如何回應時，一位中年白人男子毫無掛礙地同他聊了起來。我們都在同一站下了車，他們大小兩個人走在前面，繼續天南地北地談著，我則感動地目送著他們漸行漸遠。韓森一族黨的主張在昆士蘭雖然得到一些支持，在這裡就只能引來雪梨人的示威抗議。

◎別具風格的雪梨氣質

不少去過加州的人初到雪梨，會有恍如又到舊金山的感覺。這兩城市的確有些相似之處，都瀕臨大洋海灣，有著美麗的港灣大橋，藏著不少帆船碼頭。兩個城市也保留了不少十九世紀溫馨的維多利亞式房子，抗拒冰冷的摩天大樓的吞噬。此外兩個城市也都有著不小的亞洲影響，東亞移民帶來的飲食與風土，散放出多樣的

文化氣息。所有這些確實會讓初來雪梨的人聯想起舊金山。

然而雪梨卻自有別具風格之處。不僅是自然天成的峽灣遠勝過較無變化的舊金山灣，也不僅是成排的維多利亞式台屋，有別於舊金山獨棟的維多利亞式房子，雪梨有別於舊金山的更在於人文氣質上。

澳洲人熱愛的大海活動起源於邦玳海灘，發揚於衝浪聖地的漫里海灘，這兩個著名的雪梨海灘衍生出來的海灘文化，並不存在於海灘較少並有著冷冽海水的舊金山灣區。相對於雪梨海灘上健美的澳洲男女，舊金山人顯得文靜許多。

然而愛好運動的雪梨人的步調卻頗閒適，即使在人群擾攘的市中心，也會讓人覺得舒服自在。雪梨人的生活步調沒有美國都會講求速度、咄咄逼人的感覺，而對一樣講求速度的東亞旅人，雪梨的閒適氣氛確是個驚喜。

◎挑剔的雪梨口味

雪梨與瀕臨太平洋的舊金山一樣，住著不少亞裔人口，也因此有著不少的東亞風味，然而兩個城市對東

亞影響的反應卻有著不同的態度。美國作為一個世界中心，有著極強的主體性，雖然很包容，但卻又像磁鐵般地將外面的東西吸納為己有。而澳洲除了政府有意識地推行亞洲化政策外，雪梨人較沒強勢性格，因而與外來事物的互動就有趣多了，也迸出更多火花，譬如同樣融合歐亞，雪梨的現代澳洲菜，就比舊金山的新加州菜精彩甚多。雪梨人較懂得吃，從這裡不常見到麥當勞之類的美式速食店，可見一斑。

雪梨是不需要太多麥當勞的，因為雪梨人有著挑剔的口味。澳洲白人主要來自英國，那個地方的烹飪傳統原本無足稱述，因此澳洲在飲食上曾經相當保守。但這個保守傳統在西方邊緣的澳洲畢竟不是那麼頑固，很快就被二次戰後大批的義大利與希臘移民打破。然而更大的變化卻是來自這二十年來的東亞移民，尤其雪梨地區更是深受影響。雪梨大廚在地中海區烹飪技術上，融進了東亞的特色，而創造出聲譽日隆的「現代澳洲菜」來。

雪梨人擺脫了英國傳統，又無美國清教徒的禁慾心理，因此一旦嚐到甜頭，美食品味就突飛猛進了。雪梨人的一般飲食沒有美國大眾食品那種不是太甜太酸就

是太鹹太油的毛病，這裡一家尋常小店的三明治都能做得精緻可口。

◎屋頂上的遊蕩昏鴉？

然而雪梨最大的驚奇卻是來自文明與荒野的親密交會。澳洲地廣人稀，城市與自然的距離很小，都會之中也充滿著自然荒野，而貢德瓦納古陸的生態傳承更有著獨樹一幟的魅力。

雪梨的野性在我們初抵時，即刻向我們展現。那是南半球春夏之交的十一月中，飛機在黃昏時降落雪梨。出了機場後，我們坐上一部出租車直奔城內的旅館，這時已過下午八點。雪梨夏天實行日光節約，時鐘撥快一個小時，加上地理位置偏南，這時節的下午八九點，還有著夕陽餘暉。

出租車在陌生的街道上急馳，沿路都是不高的房舍，落日照出屋頂輪廓，頗有神秘之感。我透過車窗看著低矮的屋頂輪廓快速流過，突然瞥見一群大鳥的黑影出現在屋頂上空，而且是成串地像是從屋後蜂擁而出，流向逐漸昏暗的天際。

牠們拍動著巨大翅膀的身影讓人想到烏鴉，因為

黃昏正是它們成群回巢的時刻。我們曾在美國見識過成千的鴉群在黃昏時飛回棲息處的壯觀場面，但並不曾在這麼晚的時候看過，心想這群晚歸烏鴉定是喜好在外遊蕩的。

◎飛越雪梨歌劇院的飛狐

當晚我們住進雪梨烏魯木魯灣旁的旅舍，在沒搬到租屋之前，這裡算是臨時的家了。

這裡有個面對港灣的陽台，可以遠眺以港灣大橋為背景的雪梨歌劇院。隔天在燦爛的陽光下起床，遠處歌劇院的白色屋頂被陽光照得發亮，背後是典雅的港灣大橋，前景則是綠意盎然的皇家植物園，有如漂浮在灣水之上，雪梨港灣的三大美景居然在這裡盡收眼底了。

有天黃昏我們在此憑欄遠眺，突然發現天空上有不少飛鳥由北往南，飛過大橋與歌劇院，飛過雪梨市區的大樓，然後消失於南邊天際。牠們飛得很高，用肉眼難以判別，我於是拿出望遠鏡來觀察，卻驚訝地發現並非大鳥，而是大蝙蝠。這麼多大蝙蝠正飛越過這個南方的文明都會，飛越過它有如皇冠明珠的雪梨歌劇院，這種景象如夢似幻。